

四个“首次”拓展新版图

“扶青计划”2.0 助力青年艺术家走向世界



近日,第二十四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“扶持青年艺术家计划”(以下简称“扶青计划”)发布2025年全新版图,计划推出8部委约作品、1部特别推荐作品及31个邀约项目。步入第13年的“扶青计划”,在本年度迎来多个“首次”:首次设立“融合”类别的作品申报,首次迎来全外籍主创团队,首次增设大师辅导环节,首次组建全新艺委会等,标志“扶青计划”进入2.0阶段,构建一个更融合、更国际、更多元、更深入的艺术创作全链条,为青年艺术人才提供从孵化到交易的全方位支持。

科学艺术的融合跨界

本次“扶青计划”以“更融合、更国际、更多元、更深入”为核心方向。在“融合”维度,首度创设的“融合”申报类别推动艺术与科技、跨学科领域深度结合。作为本次“扶青计划”唯一的舞蹈类作品,浙江音乐学院舞蹈学院青年讲师程龙编导的《春之祭》以全新视角和多元科技手段为锚点,在当代中国语境下以肢体语言解构音乐经典,融入前沿舞台特效,探索多媒介融合下舞蹈创作的无限可能。

从建筑师职业跨界而来的实验戏剧与影像导演程雨阳,带来的实验环

境戏剧《山海浮生 | 八荒祭2.0》嫁接国际化科技语言与中国人文精神,以东方哲学重构“生命”和“纪念”的当代内涵,借助机械臂装置、生物传感技术与即兴声场的交互,构建虚实交织的东方宇宙图景,成为多学科融合创作的生动范本。

还有突破传统戏剧边界的多感官剧场作品《风之痕》,融入印尼甘美兰音乐演奏元素的电子音乐剧场《星潮胜览》,将宇宙气象学、信息技术、数字艺术与装置、影像、剧场等传统艺术形式深度融合的个展《天空呼吸的频率》等。

多元对话的全球舞台

“国际”属性上,“扶青计划”迎来首个全外籍主创邀约项目——《乌库帕查:来自安第斯的呼唤——放克律动》,由非洲安第斯放克乐队演绎南美非裔安第斯传统音乐;罗马尼亚锡比乌国家剧院也将携话剧《妈妈》第四次参与邀约板块,深化中外艺术交流。

“多元”层面,多部作品覆盖传统文化与先锋艺术。委约作品实验川剧剧场《芙蓉大饭店》以“话剧为骨,戏曲为魂”改编布莱希特经典话剧《四川好人》。特别推荐作品音乐剧《消灭多余的我》,聚焦三个灵魂的奇幻历程,探讨自我认知与生命轨迹。邀约演出系列也呈现出多元、丰富、精彩的格局,其中包括以刘慈欣的《三体》为灵感的“来自星空的未来音乐会——三体世界的召

唤”音乐会、“世界和平颂歌——上海城市草坪音乐会”、上海和伦敦轮流举办的“未来·观——中英青年数字创意展”,以及以传统杂技为基点,融合现代舞蹈、戏剧、肢体剧等艺术形式的当代杂技剧场《站台》等。

今年将继续推出“扶青计划·一带一路”特别展演,挖掘共建“一带一路”国家相通的文化元素,扶持主题艺术创作,着力培养艺术人才,也将有一批推动文化多样性和可持续发展的作品和项目亮相。此外,新一届艺委会由7个国家和地区的21位艺术领军人物组成,首次启动“大师辅导”与“一对一”孵化机制,同时面向艺术爱好者开设讲座、对谈活动,构建“吸引人才—扶持创作—推广成果”的良性循环,助力青年艺术家走向世界舞台。

本报记者 朱渊

音乐剧借“新国风” 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

琵琶、笛箫埙、中国鼓构建东方音色基底,又通过《凤凰台》“口口相授”的秦腔韵味、“说书人”的陕西方言民歌,还原长安“文化交汇中心”的气质;更在《牧护歌》中融入爱尔兰、凯尔特音乐风格,呼应盛唐开放包容的文明格局。

无独有偶,《锦衣卫之刀与花》也从叙事与审美层面深化“国风”内涵。作曲张博将传统戏曲与电音、嘻哈结合,用差异化的音乐主题匹配角色特质;叙事上采用“多线叙事”逻辑,以核心事件为轴展开人物命运,让历史以更冷峻、更贴近中式审美“留白”的方式呈现。

新国风音乐剧的可持续发展,离不开“尊重观众”与“坚守个性”的平衡。安栋认可“音乐剧要考虑观众听感”,但也强调“创作者应当有自己的坚持”。他拒绝落入俗套,因而作品中既有《守护》这样奔放易懂、能引发共鸣的旋律,也有

《悲歌难挽》这样需要深度聆听的作品,实现“审美普及”与“艺术提升”的双赢。

导演刘晓邑称,《锦衣卫之刀与花》从“题材选择”到“呈现细节”都锚定“观众共鸣”与“艺术品质”的统一。在叙事和舞台呈现上,既保留中式审美特质,又避免因传统元素过于晦涩而产生距离感,让观众能轻松理解故事的同时,感受中国文化的魅力。

当《长安十二时辰》用音乐构建“跨越时空的长安”,《锦衣卫之刀与花》用叙事与舞台重塑“中国故事的审美”,新国风音乐剧的轮廓已然清晰——它不是某一种固定风格,而是以传统文化为根、以现代艺术为径、以中国故事为魂的创作方向。新国风不是封闭的“传统复刻”,而是在吸收现代文明成果、借鉴国际艺术经验中不断成长的“活态文化”。

本报记者 朱渊

北京时间昨天19时,2025诺贝尔文学奖颁出,由匈牙利当代最重要的作家之一克拉斯诺霍尔卡伊·拉斯洛获得,其小说《撒旦探戈》和《反抗的忧郁》都曾被贝拉·塔尔改编成电影。

1954年,克拉斯诺霍尔卡伊·拉斯洛生于匈牙利边境小城久勒,父亲是律师,母亲为公务员。31岁时,他出版了长篇小说《撒旦探戈》,备受文坛赞誉。拉斯洛是2015年曼布克国际奖得主,囊括了马洛伊奖等在内的几乎所有重要的匈牙利文学奖奖项。文艺评论家孙孟晋认为克拉斯诺霍尔卡伊·拉斯洛的小说结构复杂,“通篇是细密的长句,他是一位很有音乐感的作家。从《撒旦探戈》到《反抗的忧郁》,是从陷阱到毁灭的过程。他天马行空的想象力能和人类精神史结合得这么好,还有东欧人的气质,这实在是一位永远吸引人的小说家。”

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擅长运用气势磅礴的长句,有时一个句子长达四页,这显然也引起了各大学文学奖评委的注意。授奖词中写道:“在庄重、直白、揶揄和阴郁的语调中天马行空地自由切换,史诗般的句子就像一个巨大的雪球,把所有的荒诞和意外揉进音乐般不朽的段落之中。”用作家自己的话来说,他觉得短句十分无聊——当表达欲充满头脑的时候,人会选择的必然是长句。

拉斯洛对中国文化也有着浓厚的兴趣。在拉斯洛的眼中,中国是“世界上仅存的人文博物馆”。他尤其迷恋古代中国,爱读《道德经》,喜欢李白。拉斯洛曾在接受采访时说,他最喜欢李白的豪放。“我喜欢他谈醉酒,谈月亮,谈生活,谈分离,谈朋友——我喜欢他的律动,他无尽的能量,他流浪的心性——我喜欢李白,喜欢这个人。”有意思的是,一位匈牙利汉学家曾帮拉斯洛起了一个中文名“好丘”,他把它印在名片上。拉斯洛解释说,一是取“美丽山丘”之意;二是借“丘”字与孔子挂钩。

1991年,拉斯洛以记者身份第一次造访中国,写了一本游记体的短篇小说集《乌兰巴托的囚徒》。此外,他还写过两部关于中国和东方文化的书:《北山、南湖、西路、东河》和《天空下的废墟与忧愁》,他一直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出中文版,认为这是与他推崇的中国文明的一种对话。

本报记者 徐翌晟



■ 1998年夏天,拉斯洛在中国

新晋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拉斯洛——
喜欢诗人李白,跟着孔子起名『好丘』

■ 实验环境戏剧《山海浮生 | 八荒祭2.0》